

# 晚 禱

Yo Larcia 原作  
郁 南 譯

庇沃，巴羅哈是當代西班牙的著名小說家。他的作品在歐美各國被譯出的已有十餘種。在我國知道他的人想已不在少數。

巴氏生於一八七二年。西班牙北部巴斯克人。是一位治鑛工程師的兒子。年二十已在馬德里大學獲得醫學士學位。二十歲起開始寫作。做了兩年醫生，隨後和他的兄弟開一麵包店，共同經營了幾年。二十六歲後遊歷法，瑞，德，意與荷蘭等國。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年間寫成了他的名著『生底奮鬥』。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期中他被純粹的好奇心驅使到邦布倫那 (Pamplona) 去參觀兩軍戰鬥。被捕。判死刑。在將執行的前夕忽被釋放。逃往法國。寓巴黎大學城西班牙學宿。那時已六十多歲。譯者由一位西班牙朋友介紹認識這位文豪，常常遇見他在學生食堂進食。他的態度非常懇摯，生活簡樸，使人敬重。他的面貌畫着沉思，憂鬱，善良的幾種性格，給人留的印象極深。『我是傾向自由主義的人。我反對模仿……在文學上最影響我的人是杜司托夫斯基 (Dostoyevsky)。』他自己這樣告訴人說。下面譯譯的這篇『晚禱』是他極短的作品，把海上漁夫對風雲變化那種漠然的態度和他們深摯的宗教情緒作對照，文字簡簡，亦頗動人。

他們，十三人，是勇敢的十三人，慣於冒險，慣於與海上狂濤鬥爭。和他們一道航行的有船主的妻子，一位上了年紀的婦人。

這沿海航行的十三人都有巴斯克族人特殊的面貌：寬闊的頭，尖長略顯彎曲的鼻子，呆滯的瞳人——這是因終年注視大海，注視那吞滅了無數航海者的巨魔形成的。

他們祇會說康達布里方言。他們最熟習的祇有海上的波濤與風雲。

他們的一隻長而窄的漁船，油着黑色，題名『阿羅遮 (Arantz)』巴斯克語意思是青樑。船上有一根短短的桅桿和一面小小的帆篷豎起在船頭的後面……

是一個秋天的下午。海風微弱，波浪也柔和平靜。帆在微風中不甚隆起。船便沿着海岸悄然向前行去。駛過處在蔚藍色的海面上畫着一道銀色波光。

他們離開蒙特里角 (Montico) 帶着準備妥當的全套漁網是為着要和別的船隻會合，去趕嘉達利娜聖女節的。

天空被陰沉的羊毛狀的白雲掩住，從一團團雲的開縫中透出一些淡藍的天色。陽光在雲中閃耀，反映到海面上起着顫動。

女船主用着幾根相針和一球藍色絨線編織毛織，勇士們都很莊嚴，冷漠，少言語。船主却在嚴肅神色中帶點憂鬱。頭上一頂小帽戴得低低的靠近眼睛，他的右手按在一扁當舵用的槳上，凝望着海，似無感覺。在他的後面，船尾邊，一張長凳上，坐着一隻會游水的捲毛獵犬，也眼望着海，和牠的主人一樣是冷淡漠然的神氣。太陽開始西墜……天空，一陣火紅。隔一會，祇見一帶全是紫銅色的彩雲。一會兒，很快的，全變成了灰燼的顏色，終於陰暗起來。這景象看去像一羣龐大的鯨魚。下面呢，海面上，却呈現着微紅深紫一片。海浪有節奏的震動聲時時可以聽到。

當船經過依西亞的時候風裏帶來山間的芬芳，海岸邊的絕壁與漂石拋擲它們的影子在海面上。

忽而，依西亞教堂日暮的鐘聲響起來，它告訴我們這一天的時光又將過去。接着晚禱的鐘聲敲動，其音莊嚴肅穆。迴蕩於海上。

船主脫下他的帽子。隨從的人都和他一樣。老婦也放下她的

## 小倫與其幼女

Paul Brandao 原作  
郁南 譯

「死頭」和「孤女」(這是小倫與他妻子的綽號)的孩子在一個成天祇聽見娼妓們尖銳的叫喊聲和小兵小倫們猥褻戲謔底小衙內生長起來。她已經四歲了。常常睡在屋角裏或「胖姐兒」「雙姐兒」的手臂中。掘淺溝的老頭子喜歡把她抱在膝上張着大無倫比齒牙盡脫的嘴來逗她說笑。操賤業的旅館主婦對她非常好。尋常姐兒們總會在她面龐上拋着一陣狂亂的吻。有時却一連幾天全看不到她們的踪影，她完全被她們忘記，獨自一個睡在床上或門板上啼哭着。她的母親是永遠要躲避開她的。

「我簡直不能看見她」，這是她母親的話。

儘管這樣，她還是天天在生長。我們由這可憐的孩子把想像擴大，這個苦痛悲慘世界裏的可怕場面立刻浮出它的影子來——象徵人生，也代表真實的某些方面。

「死頭」問他的妻子：

「爲什麼你看見她就厭惡呢？」

「我就是不要看見她，別無話說」。

「你真還不如一隻母羊啊！」

隨着他把孩子打一頓。母親一句話不說，眼睛裏却充滿了怨

工作。大家一齊靜默祈禱，肅然望着平靜的海與滾滾的浪引起沉思。

夜來了，風漸漸吹得狂野。小帆滿張。不久，漁船的影子也就消逝。祇留下一道銀白色的波光在寂黑的水面上……

他們，十三人，是勇敢的十三人，慣於冒險，慣於與海上狂濤鬥爭。

恨和恐懼。

「你愛動手，你可以打我，可是我不能看見她。別把她放在我眼前。跑開些，讓我一人在這裏」。

小倫把女兒抱在懷裏睡的時候總拿一塊破舊的布替她蓋在身上。冬天呢，用一件破大衣擋寒。

「孤女」想到「死頭」可能又給了孩子一頓打時會這樣問：「小傢伙還沒有死掉嗎？」

小傢伙仍舊活着。碰見他父親出去的時候小小的一雙眼睛總聽着爸爸，會抱住他的腿要跟着走。這樣，她還是繼續生長，生長在那黑暗的小衙中，在一片尖銳叫喊聲和姐兒們悲涼的小歌曲聲裏，且時常受些侮蔑。

「爲什麼你打這孩子？」別的女人這樣問。

「我不知道爲什麼！我不知道爲什麼！」

初冬的時候，「孤女」被送到醫院去。在她離家以前，她擁抱着她的女兒，放聲大哭。這是僅有的一次別人從她的懷裏拉走孩子。現在是姐兒們來照顧小倫的女兒了，她有時和她們同睡，有時和她的爸爸睡。